

试析“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sup>\*</sup>

周 明 李 琼

〔内容摘要〕 “全球南方”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秩序一直由美西方国家所主导且主要反映美西方的国家利益和价值理念。而作为该秩序的边缘国家或非中心成员,“全球南方”国家在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方面遭受着不公正及不合理对待。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曾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全球南方”逐渐成为塑造世界平等秩序的重要角色与关键力量。当前,“全球南方”通过规范塑造、制度重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路径着力推动世界平等秩序的构建。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与关键国家,中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世界秩序向平等的方面推进提供了观念性、制度性和物质性公共产品。在旧有的国际秩序因代表性失衡及治理失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全球南方”致力于促进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与正义实现。

〔关键词〕 全球南方 合法性危机 霸权 平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周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李琼,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3-0003-25

近年来,“全球南方”加速崛起,成为国际社会竞相讨论的高频话题。例如,在2022年10月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的投票表决中,52张反对和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3VXJ03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俄乌冲突以来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jbkyz003)的阶段性成果。

弃权票几乎全部来自“全球南方”国家;<sup>①</sup>2023 年 12 月,英国《金融时报》将“全球南方”评为 2023 年年度关键词之一;<sup>②</sup>2024 年 2 月发布的《2024 慕尼黑安全报告》则反复提及“全球南方”;<sup>③</sup>2025 年 7 月由巴西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将成为全球南方展示团结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全球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sup>④</sup>作为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满,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sup>⑤</sup>虽然当前学术界对“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演变的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sup>⑥</sup>但对其蕴含的平等特质的研究仍显不足。当今世界秩序中“平等赤字”的具体表现何在?“全球南方”推动国际秩序向平等有序的趋势演变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与关键国家,中国追求世界平等秩序的努力和贡献有哪些?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审视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平等现象,回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意图的质疑与扭曲,增加“全球南方”行动的合法性,而且对减少甚至消除国际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

① Sarang Shidore, “Global South Again Shows Ambivalence on the Ukraine War,” October 10, 2022, <https://responsibletatecraft.org/2022/10/13/global-south-again-shows-ambivalence-on-the-ukraine-war/>.

② Alec Russell, “Year in a Word: ‘Global South’,”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31,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33566a47-f3c3-4c10-b7fd-97d58d6c5198>.

③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Lose-Los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February 2024,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1\\_Bilder\\_Inhalte/03\\_Medien/02\\_Publikationen/2024/MSR\\_2024/MSR\\_Report\\_2024\\_190x250mm\\_EN\\_final\\_240507\\_DIGITAL.pdf](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1_Bilder_Inhalte/03_Medien/02_Publikationen/2024/MSR_2024/MSR_Report_2024_190x250mm_EN_final_240507_DIGITAL.pdf).

④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22 页。

⑤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3 期,第 50 页。

⑥ 当前学术界对“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演变的研究,可参考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国际规则和制度为例》,《国际观察》2024 年第 2 期,第 97 ~ 129 页;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04 ~ 113 页;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64 ~ 78 页;J. Luis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5, No. 5, 2022, pp. 626 ~ 638。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演变之间的关系。基于对这些成果的借鉴,本文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全球南方”所涉及的平等问题。

## 一、“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平等秩序的价值规范

### (一)“全球南方”的内涵与“全球南方”崛起的体现

#### 1. “全球南方”的基本意涵

当前学术界并未就“全球南方”的概念达成一致意见。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是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sup>①</sup>作为一种对结构性集体身份的描述,“全球南方”相对于“全球北方”而存在。“全球南方”一词最早出现在1969年,由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提出。奥格尔斯比在自由派天主教杂志《公益》上撰文称,越南战争是北方“统治全球南方历史的顶峰”。<sup>②</sup>1980年,德国勃兰特委员会发布《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根据世界经济状况绘制出“勃兰特线”,以此作为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分界线。根据勃兰特线,位于该线以北的国家被认为更富裕、更发达、工业化,而位于该线以南的国家通常被认为欠发达、贫穷,具有收入低、基础设施薄弱、政治或文化边缘化的特征。1991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全球南方”的概念由此兴起。

在冷战结束之前,对欠发达国家更常见的称呼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的分化组合,重新区分“北方”和“南方”的概念表述成为新的需要。在此背景下,相对中性的“全球南方”一词成为替代具有等级性隐喻及意识形态色彩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与学术话语。<sup>③</sup>需要指出的是,将“全球”作为“南方”的附加限定词至少有两种广泛的含义:首先,它作为一种手段,强调了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的相互联系,将“北方”和“南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次,它被用来延伸20世纪70年代的“南方”术语涵义,以强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扩

① 徐秀军:《“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21~124页。

② Jorge Heine, “The Global South is on the Rise——But What Exactly is the Global South?” July 3, 202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global-south-is-on-the-rise-but-what-exactly-is-the-global-south-207959>.

③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14页。

大,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范围。<sup>①</sup>

“全球南方”的崛起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非殖民化阶段(1945-1989 年)、全球化阶段(1990-2008 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阶段(2009 年以来)。<sup>②</sup> 在不同阶段,其身份内涵随着国际互动实践的不同内容而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非殖民化与“体系内的反抗者”,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与“审时度势的融入者”,以及大国政治时代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与“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sup>③</sup> 从演进过程看,“全球南方”有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政治的内在基因,可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sup>④</sup>

## 2. “全球南方”崛起的体现

首先,经济崛起与重心转移。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始终是以发达国家或“全球北方”为主体的。<sup>⑤</sup>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在 1980 年到 2024 年的近 45 年间,“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权重开始不断增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 62.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仅占 37.3%。2007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首次实现重合,并在之后逐渐实现逆势上涨。截至 2024 年 10 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达到 59.83%,发达经济体占比则为 40.17%。<sup>⑥</sup>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2022 年全球购买力平价 GDP,中国、印度分列位列第一与第三,印度尼西亚、巴西进入前十,超过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老牌发达国家。<sup>⑦</sup> 扩员后的金砖 10 国如今工

---

①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9, 2021, p. 1928.

②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政治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83 页。

③ 同上,第 88~95 页。

④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3 期,第 15 页。

⑤ 江瑞平:《“全球南方”:经济定位与战略取向》,《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3 期,第 70 页。

⑥ IMF, “GDP Based on PPP, Share of World,” October 2024,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OEMDC/ADVEC/WEOWORLD>.

⑦ World Bank,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 PPP,” July 2023,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download/GDP\\_PPP.pdf](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download/GDP_PPP.pdf).

业总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 44%,而七国集团仅占 21.6%。<sup>①</sup>可见,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区域向太平洋区域转移,发展中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南北经济关系的重构。<sup>②</sup>

其次,联合自强与政治觉醒。近年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一方面在国际多边舞台加强协调配合,展现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强大声势,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sup>③</sup>例如,2023 年非洲联盟加入二十国集团,2024 年金砖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这些举措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声音。另一方面,在当前激烈的大国政治博弈中,“全球南方”保持外交政策的自主性,赢得国际瞩目。无论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积极不结盟”政策,还是在巴以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全球南方”给美西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最后,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基于当前群体性的经济崛起与政治自觉,“全球南方”力量不断壮大,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与重视。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沃尔指出,2023 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更具影响力。<sup>④</sup>英国《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俄乌冲突迫使西方不再忽视“全球南方”。<sup>⑤</sup>目前,美国已宣布建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具体项目,在外交布局中增加“全球南方”比重;日本自民党称将于近期成立新机构“日本—全球南方合作总部”,意在同有关国家建立“单独的沟通渠道”;欧洲声明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释放数千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以支持面临债务困境和气候变化的南方国家。<sup>⑥</sup>“全球南方”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一定程

---

① “The Churning of the Global Order,” January 2024,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20240118\\_D71\\_EN\\_Web.pdf](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20240118_D71_EN_Web.pdf).

② 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人民论坛》2023 年第 23 期,第 118 页。

③ 刘建超:《顺应历史大势 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求是》2024 年第 6 期,第 37 页。

④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⑤ Nathalie Tocci, “War in Ukraine is Revealing a New Global Order — and the ‘Power South’ is the Winner,”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3/sep/20/war-ukraine-new-global-order-power-south-india-china>.

⑥ 陈珂:《“全球南方”为何受热捧?》,《中国报道》2023 年第 11 期,第 78~81 页。

度上意味着其由经济崛起进入政治崛起的全方位崛起阶段。

## (二) 世界平等秩序、合法性问题及其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 1. 平等秩序与合法性问题

秩序是指事物按照一定规则或规律进行排列组合的状态。将秩序概念扩展至国际社会,便会产生关于现实世界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sup>①</sup> 世界秩序是规范全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套规则或制度,这些规则或制度用以界定关键行为体并管控这些行为体彼此之间的互动,<sup>②</sup>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借助某种调控方式来管控国际行为体的关系,以使其表现出有规则互动的状态。<sup>③</sup> 而将“平等”作为“世界秩序”的限定词,主要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各行为体能平等且有意义地参与地区和国际决策,并努力通过制度、规范和主体间行动等来减少和消除不公正的待遇。

“平等”与“不平等”是相对而言的概念。世界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稳定分配的产物,<sup>④</sup>因此,基于国际社会中地缘政治、社会经济等结构性差异,在全球治理中往往存在“嵌入式不平等”。<sup>⑤</sup> 换言之,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划分使不平等持续存在。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而“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sup>⑥</sup> 鉴于善治的重要性,需要追求平等的规范意义。平等并非相同。将平等的观念视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价值的人,是将其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数字平等”或所谓的“算术平等”。而这种观点之所以广泛传播,是因为掌握权力的社会精英支持这种观点。<sup>⑦</sup>

---

① 当前学术界对于“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两者的概念界定并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将两者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有的学者则指出不同,将两者区别开来。但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关注世界秩序中的平等特质,因此对二者不做特别区分。

② Dani Rodrik and Stephen Walt, “How to Construct a New Global Order,”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40, No. 2, 2024, pp. 256 ~ 268.

③ 游启明:《国际秩序的“正义赤字”与中国对策》,《国际展望》2023 年第 6 期,第 63 页。

④ Joseph Nye,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71, No. 2, 1992, p. 84.

⑤ Hortense Jongen and Jan Aart Scholte, “Inequality and Legitimacy in Global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3, 2022, p. 670.

⑥ 毕海东:《全球治理的三个困境及其变革方向》,光明网,2020 年 11 月 29 日, [https://theory.gmw.cn/2020-11/29/content\\_34411687.htm](https://theory.gmw.cn/2020-11/29/content_34411687.htm)。

⑦ Manoranjan Mohanty,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in Mark Juergensmeyer, Saskia Sassen and Manfred B. Steg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Stud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

具体来说,平等概念是指:平等尊重每一个人;对任何历史时刻的文明而言都是实现人的创造潜力所必需的生活条件。<sup>①</sup>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谈到,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其实二者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sup>②</sup>自由、平等、公正是全人类追求的最大公约数,三者相辅相成,自由是基础,平等是保障,而公平是目标,它们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2. 等级、平等秩序与“全球南方”

当前世界秩序一直由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导。美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第一公民”,提供霸权领导——巩固联盟,稳定世界经济,促进合作,倡导“自由世界”价值观。<sup>③</sup>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中,形成了以美国为内核的环状圈层结构,<sup>④</sup>等级层次分明,按照由内及外的顺序分别为:核心圈层:由以美国为首的旧帝国主义殖民国家组成,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以及以色列,这些国家根植于各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关键圈层:由9个核心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和丹麦组成,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十四眼联盟”的成员,而且都是北约成员国;影响圈层:由日本和欧洲二线国家组成,如瑞士、爱尔兰、奥地利、葡萄牙、希腊和芬兰,这些国家虽然效忠于美国,但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方面对世

---

① Manoranjan Mohanty,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in Mark Juergensmeyer, Saskia Sassen and Manfred B. Steg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Stud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

②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xvii~xviii页。

③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 7.

④ 虽然自特朗普2.0政府上任以来,其“美国至上”的民粹主义倾向及多变且不可预测性的“交易式外交”风格使其采取了一些背离传统盟友关系的举措,例如对北约的质疑以及因不断升级的关税战而引发的跨大西洋紧张局势,但这些裂痕与矛盾并不意味着美国盟友体系的彻底解体。实际上,美国盟友体系在战略上的替代性有限,其解体的潜在风险远大于解体的可能性。此外,由于美国政策往往随总统更迭而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的盟友体系依然保持着基本框架和功能。

界秩序的影响力不如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外围圈层:由原先隶属于东方集团<sup>①</sup>的 19 国组成,这些非殖民大国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主要是通过经济从属关系和北约东扩被卷入帝国主义集团。<sup>②</sup>

由以上美国治下的等级联盟体系可以看出,西方推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且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非包容性,<sup>③</sup>其主要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和权益,这显然不能被“全球南方”国家接受。分配正义和参与正义的缺失<sup>④</sup>使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严重合法性危机。按照平等秩序与合法性的解释,国际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将会产生以下逻辑假设: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人们通常会发现全球治理中的结构性不平等是有问题的;那些认为全球治理中存在结构性不平等并认为存在问题的人,会对全球治理持有较低的合法性看法。<sup>⑤</sup>“全球南方”的崛起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不满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和变革。<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社会通常将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度理解为二元政治秩序原则,即唯有等级制才能维持国际秩序稳定(例如霸权稳定论),这严重妨碍了对国际不平等的本质的理解。<sup>⑦</sup>因此,通过对极性、权威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思考会发现,当前“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推动国际社会由等级制权力结构走向多元权力平衡。

---

① 东方集团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这些国家与苏联结盟并受其影响。前东欧集团国家包括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在 1989 年东欧剧变及 1991 年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经历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巨变。其中一些国家由亲北约的右翼政权上台(如波兰、乌克兰和爱沙尼亚),它们在西方遏制俄罗斯的努力中扮演着前线角色。

② “The Churning of the Global Order,” January 2024,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20240118\\_D71\\_EN\\_Web.pdf](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20240118_D71_EN_Web.pdf), pp. 6 ~ 9.

③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3 期,第 50 页。

④ 杨卫东:《自由国际秩序”的正义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 年第 9 期,第 91 ~ 101 页。

⑤ Hortense Jongen and Jan Aart Scholte, “Inequality and Legitimacy in Global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8, No. 3, 2022, p. 673.

⑥ 崔守军:《“全球南方”崛起的动因与影响》,《人民论坛》2023 年第 23 期,第 119 页。

⑦ Jack Donnelly,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2, 2006, p. 141.

## 二、既有国际秩序中存在的南北关系“平等赤字”

当前,既有的国际秩序由美国治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导,这一秩序虽因强调自由、民主、市场开放、多边主义、公民身份等使其具有合理内核,但形式上的平等却无法掩盖国际秩序中实际存在的南北关系不平等。

### (一) 国际秩序中存在的“权利平等赤字”

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平等是指各国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受歧视或压迫,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合作共赢。然而既有的国际秩序建立在权力界定利益的基础上,国际秩序中存在着多方面的“权利平等赤字”,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权利不平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虽然自二战以来,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已经深入人心,但美国为巩固全球霸权,想方设法改造颠覆那些不符自己利益或所谓“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政权,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燃起战火,在亚非地区遥控“阿拉伯之春”,在欧亚国家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地区推行“新门罗主义”,在世界各地搞“和平演变”。美国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径,让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sup>①</sup>据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在二战后进行了 200 多次军事干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国家是美国最喜欢进行军事干涉的目标。<sup>②</sup>

其次,安全不对称,同盟体系及军事投入凸显权力威慑。近年来,美国组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美日韩三边协作等小多边机制,并力促北约及其欧洲盟友深化与亚太“小多边”机制的关系,借此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体系,<sup>③</sup>以维持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权力体系。据瑞

---

① 《干涉他国内政,尽显霸权主义本性——美国威胁全球安全“七宗罪”之一》,新华网,2020 年 10 月 2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26/c\\_112665955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0/26/c_1126659550.htm)。

② Sidita Kushi and Monica Duffy Toft, “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 A New Dataset on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1776 ~ 2019,”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7, No. 4, 2023, pp. 752 ~ 779.

③ 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当代世界》2023 年第 3 期,第 39 ~ 45 页。

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达到 2.443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第九年增长。<sup>①</sup> 其中美国主导的北约是军费增长大户。北约全部 31 个成员国(当时瑞典尚未加入)的军费开支总计 13410 亿美元,占全球的 55%。而作为北约“盟主”的美国,军费达到 9160 亿美元,占北约总军费开支的 68%。<sup>②</sup> 美西方庞大的军费开支充分暴露了其企图依靠武力维持霸权的战略考虑。

再次,经济权利不平衡,新殖民主义操控仍在延续分配霸权。二战后,美西方强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隐蔽和间接的方式进行控制和剥削,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据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杰森·希克尔等人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南北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sup>③</sup>才是南方国家不发达和全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该报告指出,1990-2015 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sup>④</sup>总价值达到 242 万亿美元,占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其提供的国际援助资金的 80 倍。仅 2015 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就包括 120 亿吨原材料、8.22 亿公顷土地、21 艾焦能源和 3920 亿小时的劳动力,足以抵得上南方国家消除极端贫困 70 倍以上。<sup>⑤</sup>

最后,文明分“等级”,话语霸权与西方价值规范对“全球南方”施加限制。在国际社会中,美西方国家不仅通过政治、安全及经济层面的不平等权利来维持对

---

① Nan Tian et al.,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3,” April 2024, <https://doi.org/10.55163/BQGA2180>.

② SIPRI, “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Surges amid War, Rising Tensions and Insecurity,” April 22, 2024, <https://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4/global-military-spending-surges-amid-war-rising-tensions-and-insecurity>.

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和萨米尔·阿明的研究,“不平等交换”是指南方国家从北方国家每进口一个单位的资源和劳动力,就需向北方国家出口更多单位的资源和劳动力作为补偿。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造成了“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或从外围地区到核心地区间“价值隐蔽转移”。这一转移过程因披上“价格”外衣而将其视为供求等“市场机制”的结果。然而,这掩盖了全球政治经济中权力不平等对价格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参见:Jason Hickel et al., “Imperialist Appropri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Drain from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Unequal Exchange, 1990 ~ 2015”,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Vol. 73, 2022, p. 2。

④ 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净占用”是一种基于不平等交换机制的经济剥削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使南方国家失去了应有的经济收益,还加剧了其社会和生态问题。因此,“净占用”是南北关系中不平等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并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⑤ Jason Hickel et al., “Imperialist Appropri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Drain from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Unequal Exchange, 1990 ~ 2015,”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Vol. 73, 2022, pp. 1 ~ 13.

“全球南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霸权话语及价值规范的制造和再生产,使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进一步合法化。当前国际社会中西方普遍奉行“价值观外交”,试图通过炒作意识形态分歧,掌控“自由”“民主”“人权”“保护的责任”等叙事话语的评判权,以实现战略竞争对手的打压与污名化。西方以价值观为基础构建的小团体“伪多边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sup>①</sup>把不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归为“威权国家”或异类。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霸权根源于“白人优越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等级制文明观。

## (二) 国际秩序中存在的“机会平等赤字”

机会平等是指各国享有平等且充分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排挤与压迫,强调开放包容与互利共赢。<sup>②</sup>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机会平等赤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逆全球化风潮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削弱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发展权是世界各国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权利。但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兴起,美西方开始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全球化模式。一方面,逆全球化风潮愈发明显。特朗普无视美西方发达国家曾因全球化而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历史,自 2025 年 4 月 2 日起施加所谓的“对等关税”,开启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程,试图逆转数十年来塑造全球秩序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以维护美国在经济上的绝对霸权。本轮关税政策甚至波及到一些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国家”的脆弱经济体。例如,南部非洲国家莱索托面临高达 50% 的关税,马达加斯加的税率达到 47%,柬埔寨和老挝分别被征收 49% 和 48% 的关税,刚经历毁灭性地震灾害的缅甸也遭受 45% 的高额关税。<sup>③</sup>美国新的关税措施将对这些经济结构单一、出口依赖度高的贫穷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

另一方面,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倾向于采用隐蔽

---

① 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9 期,第 13 页。

② 刘卿:《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9 页。

③ Philip J. Heijmans, “Trump Tariffs are ‘Disaster’ for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The Economic Times, April 3,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global-trends/trump-tariffs-are-disaster-for-the-worlds-poorest-countries/articleshow/119939467.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global-trends/trump-tariffs-are-disaster-for-the-worlds-poorest-countries/articleshow/119939467.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性和针对性更强的手段,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新贸易保护主义关注的焦点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本身,使其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然而,这种做法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设置劳工标准等,削弱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sup>①</sup> 例如,发达国家声称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形成了“社会倾销”,主张将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但真实目的却是假借道德外衣来“修正”自己在竞争时所处的不利地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sup>②</sup> 总体而言,逆全球化风潮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全球化的部落化转型,把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而自身则稳居顶端。<sup>③</sup>

其次,霸权思维渗透到新疆域治理中,以科技优势构筑“小院高墙”。科技进步和发展丰富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深海、极地、外空、网络和数字、人工智能等成为全球治理新疆域。<sup>④</sup> 由于西方国家的科技实力总体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长期以来在新技术研发、应用和标准制定等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在制定治理规则方面也掌握着某种“霸权”,这将使其利用这一优势维护“小圈子”的利益。<sup>⑤</sup> 而“全球南方”国家则普遍因资金缺乏等面临新疆域规则准入壁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鸿沟及结构性差距或将被进一步拉大,世界将走向一个更加不平等的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例,人工智能技术将直接冲击现代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又导致国际行为体内部权力分配方式的改变,最终推动国际体系深层次的变革,各国力量差异将进一步扩大。<sup>⑥</sup>

最后,在国际社会危机治理中,暴露南北资源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向来就

---

① 赵瑾:《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十大特点》,《世界经济》2005 年第 3 期,第 46 ~ 50 页。

② 鄂晓梅:《以劳工标准为基础的单边贸易措施与 WTO 规则——贸易壁垒的新趋向及发展中国家的对策》,《环球法律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46 ~ 50 页。

③ 刘昌明、赵敏:《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7 期,第 37 页。

④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2023 年 9 月 13 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309/t20230913_11142009.shtml)。

⑤ 于江:《三大倡议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 ~ 17 页。

⑥ 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128 ~ 156 页。

是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多种危机、多重危机的推动力、放大器,也是危机的后果。<sup>①</sup>近年来,全球性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这些新变化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而在这些国际危机的应对过程中,南北国家机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凸显。例如,在新冠疫情肆虐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全部新冠疫苗的44%被用在富裕国家,而用在最贫困国家的只占0.4%。这一现象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突发危机不仅暴露了现有的南北不平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影响了全球的公平与正义。

### (三) 国际秩序中存在的“规则平等赤字”

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平等是指在国际体系中的各个行为体都需按照统一的规则 and 标准行事。当前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平等赤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权力分配的失衡性。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多边合作主要集中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而这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安排仍然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建立的,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确立了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虽然“全球南方”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sup>②</sup>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仍未得到与经济体量相对应的话语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为例,截至2024年9月,美国拥有该组织16.5%的投票权,<sup>③</sup>但该组织的运行规则要求,任何重要议案必须达到85%的投票通过率才能执行,这使得美国对该组织的组织章程或重大决策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sup>④</sup>除通过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及国际经贸规则为西方资本渗透创造条件以维护西方国家利益外,美西方国家还通过美元霸权,影响操控全球金融和经济。<sup>⑤</sup>

---

① 张大川:《不平等危机——转移权力形成新的生态社会契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年第1期,第18~40页。

② 彭训文、张婧婕:《携手共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南方”》,《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7月30日,第10版。

③ IMF, “IM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 September 3, 2024, <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eds-voting-power>.

④ 周武英:《IMF何时摆脱份额改革“拖延症”》,《经济参考报》2015年4月24日,第5版。

⑤ 李自国:《透视当代西方新殖民主义》,《前线》2024年第4期,第43~44页。

其次,国际规则执行过程中的双重标准与例外主义。在 2023 年 5 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西方国家再次强调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所谓的规则实为由美国制定的“美国优先”规则。<sup>①</sup> 一方面,美西方国家经常打着维护民主、人权等幌子,用所谓的“规则”背书,对相关国家或实体滥用单边制裁。2024 年 7 月,《华盛顿邮报》一份报道统计证实,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是其他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 3 倍,全球超过 60% 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都在遭受美国政府施加的某种制裁。<sup>②</sup> 另一方面,美国对国际规则却又一贯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在“退群”和“返群”间反复横跳,表现出一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的单边主义倾向。特朗普于 2025 年 1 月再次上任美国总统以来,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等。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对其“美国优先”霸权行为进行粉饰的工具。

最后,国际规则中责任与义务承担的不公正。权力与承担责任方面的失衡加剧了南北关系的不平等。例如在碳排放问题上,自 1751 年以来,全球已排放了超过 1.5 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美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最大,约为 4000 亿吨,占全球历史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是中国累计碳排放量的两倍。非洲大多数国家在 1751-2017 年的这 266 年间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不到 0.01%。<sup>③</sup> 但现在发达国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一样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引发了“代际正义”的问题。<sup>④</sup> 此外,北方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不仅未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更是实施了以碳关税为代表的单边气候制裁措施。2022 年 12 月,欧盟理事会宣布将从 2023 年 10 月试运行

---

① 白乐:《霸权逻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其实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7 月 12 日,第 3 版。

② Jeff Stein and Federica Cocco, “How Four U. S. Presidents Unleashes Economic Warfare across the Globe,”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5,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interactive/2024/us-sanction-countries-work/>.

③ Hannah Ritchie, “Who has Contributed Most to Global CO<sub>2</sub> Emissions?” October 1, 2019,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ntributed-most-global-co2>.

④ 所谓“代际正义”,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对同代人之间和不同代际之间的人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 and 环境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分配观和发展观。参见张宇、刘国章:《对气候变化危机及代际正义问题的哲学思考》,《哲学进展》2014 年第 3 期,第 1~7 页。

“碳边境调节机制”,2023年至2026年为过渡期,从2027年开始全面征收“碳关税”。<sup>①</sup>发达国家通过把减排成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负担,同时限制了其经济发展空间。

### 三、“全球南方”推动世界秩序趋向平等所做的努力

“全球南方”通过世界体系中弱权力之间的互利和团结,推动国际秩序实现由霸权治理到平等协商的变革。由于国际秩序受到权力分配、规范引领、制度支撑的显著影响,<sup>②</sup>因此“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后,其追求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规范塑造、制度重塑和全球治理的实践中。

#### (一) 规范塑造: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

国际规范是国际关系中规范全球治理及国家关系、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依据和准则。在以往的国际社会中,通常将发展中国家视为国际规范的被动接纳者而非主动创造者。<sup>③</sup>伴随着实力崛起,“全球南方”不断寻求在塑造全球规范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以打破传统由北方国家主导的规则制定权。它通过强调“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后殖民国家利益共同体,正以一种新的权力和主体性精神推进国际社会的平等、自由和互惠。<sup>④</sup>具体表现为:

首先,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反对强权政治与霸权行为。“全球南方”排斥由西方国家建构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攻打伊拉克等一系列举动,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加剧了不公正感与危机感。“全球南方”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

① 宿亮:《欧盟“碳关税”,环保还是政治?》,2023年2月10日,[http://www.news.cn/globe/2023-02/10/c\\_1310695436.htm](http://www.news.cn/globe/2023-02/10/c_1310695436.htm)。

② 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第17页。

③ Eric Helleiner, “Principle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Neglected Southern Sources of Global Norms,” *Global Environment Change*, Vol. 20, No. 3, 2014, p. 359.

④ Siba Grovogui, “A Revolution Nonetheless: The Global Sou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Vol. 5, No. 1, 2011, p. 175.

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行径;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持及对“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修正,“全球南方”不断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其次,坚持发展权即是人权的原則,推动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发展仍是最紧迫的人权任务之一。发展权是所有人权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的核心,而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是发展权的优先任务。<sup>①</sup> 主要由“全球南方”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其主要内容包括:将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作为发展战略的目标;推动国家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强调北方国家在承担其高消费模式和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的金融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作用。<sup>②</sup> 不仅如此,为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全球南方”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干涉和经济胁迫,倡导践行主权平等、政治权责不可分割以及扩散性互惠为主要原则的真正的多边主义,<sup>③</sup>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最后,坚持文化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原则,反对文明价值的一元化和普世性。在“全球南方”文明与文化平等规范的价值理念发展中,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护持下的一元化和普世性成为关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主张平等性和包容性的意识。西方的文化优越论使其试图垄断对“自由”“民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规范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并将其制定出的“文明标准”作为国际道德标准的衡量基础和判断一国是否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的理由。文明的差异被煽动为民主与权威的对抗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平等似乎只是具有共同文明标准

---

①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Discusses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ears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the World Community to Give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ts Legitimate Space in the Universe of Human Rights,”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un Geneva.org/en/news-media/meeting-summary/2023/09/alors-que-le-conseil-se-penche-sur-les-questions-relatives-au->.

② Nuzhat Ahmad, “Global South Shapers of Norms, Human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January 1, 2020,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r2020backgroundpapermuzhat.pdf>.

③ 李晓燕:《多边主义:历史与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1 ~ 14 页。

的国家之间的规则,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国家被视为本体论上的违法者。<sup>①</sup> 面对西方的恃强行径,“全球南方”倡导文化间的平等包容,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化霸权,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尊重和守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 (二) 制度重塑:公正合理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追求

国际制度是指持续作用且相互关联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集合,它们可以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动并塑造期望。<sup>②</sup> 作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当国家行为体设计出的国际机制对自身长期有利而对他者不利时,制度性权力便会生效。<sup>③</sup> 一些国家利用不够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国家间既有的原初性和发展性不平等得以固化、维持、扩散甚至改变,推动国家间不平等的持续生产和再生产。<sup>④</sup> 为此,“全球南方”通过联合和团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实现战后国际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具体表现为:

首先,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是指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的一种主张,旨在取代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旧有国际秩序。其目标是通过平等协商与多边合作,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体系结构。“全球南方”对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寻求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如提升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性、发言权与决策权,以改变安理会组成南北失衡、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的局面。二是建立新的机制与平台。从二战后非殖民化时期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及古巴三大洲会议,到新兴经济体崛起阶段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及“金砖+”,这些机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亚非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而且为“全球南方”争取政治自主权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三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1年由委内瑞拉发起的“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汇集了近20个

---

① Jack Donnelly,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2, 2006, p. 148.

②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3.

③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Mark Laffey, eds., *Policing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

④ 张春:《差异性的制度化:国家间制度性不平等探源》,《国际展望》2024年第4期,第80页。

首当其冲受到美国非法制裁的联合国成员国,该集团反对违反《宪章》的单边胁迫,并强调《宪章》对构建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其次,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为改革旧的不公平国际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而提出的系统性主张,其目的是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sup>①</sup>“全球南方”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不平等的全球金融架构。除了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外,新兴市场国家还积极创建了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新国际金融机构,与传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互补和竞争,并做出有利于中小国家的制度安排。<sup>②</sup>二是创设区域性及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无论是东盟、非盟等区域性组织在促进南南合作方面的努力,还是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致力在贸易、金融和技术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地位。三是平衡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霸权。美元霸权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石。为积极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全球南方”通过建立新的非美元跨境支付系统,例如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以及金砖国家支付系统等,来增加替代货币的使用,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

### (三) 全球治理:平等互利是“全球南方”的实践体现

全球治理是指国际行为体通过一套制度、规则、规范和程序,寻求应对全球挑战的集体解决方案。<sup>③</sup>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全球南方”通过团结合作,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平等、多元和包容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

首先,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指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当前强权政治、霸权行径扰乱世界安宁,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稳定。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

---

① UN General Assembly,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197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18450? v = pdf#files>.

② Abdessalam Jaldi, “The Crisis of Multilateralism Viewed from the Global South,” April, 2023, <https://www.policycenter.ma/publications/crisis-multilateralism-viewed-global-south>, p. 17.

③ Global Challenges Foundation,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https://globalchallenges.org/global-governance/>.

夫表示:“对抗和霸权不会解决任何全球问题,它们只会阻碍建立在大小国家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客观进程。”<sup>①</sup>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全球南方”表现出强烈的战略自主性,拒绝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抵制煽动阵营对抗的霸权行径,谋求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及发挥作用。为反对外来干涉,2023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指出美国对古巴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封锁、孤立与制裁违背国际法,并呼吁美方尽快停止不当行径。为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2024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成为本轮巴以冲突以来安理会首个通过的加沙停火决议。为增强战略独立性,2025年1月,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等9个国家<sup>②</sup>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

其次,坚持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推进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普惠性和包容性,确保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sup>③</sup>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贸易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部分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对全球发展进程形成严重冲击。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拒绝接受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的处方及新自由主义信条,因为后者系统性地破坏了公平发展,实施损害主权和加剧不平等的紧缩举措和结构调整。<sup>④</sup>为打破贸易壁垒、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发展,“全球南方”积极发挥多边主义作用。2023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该自贸协定的签署充分体现了各方以实际行动支持开放、自由、公平、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

---

① UN, “Leaders from Global South, East Call for Revamp of West-led World Order, as General Debate Continues,” September 28, 2024, <https://press.un.org/en/2024/ga12639.doc.htm>.

② 2024年12月24日,金砖轮值主席国俄罗斯宣布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古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干达于2025年1月1日正式成为金砖伙伴国。

③ 王毅:《王毅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内涵》,2024年3月7日, [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3/t20240307\\_11254898.shtml](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3/t20240307_11254898.shtml)。

④ Les MacDonald,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Pearls and Irritations, November 22, 2024, <https://johnmenadue.com/a-new-global-economic-order/>.

不断推进全面、互利和高水平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决心。<sup>①</sup> 同时,为了应对美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全球南方”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例如,巴西推动南方共同市场与贸易伙伴的自贸协定谈判,以增强自身经济韧性。

最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均衡有效的各领域治理。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建设力量,采取多方面的实际行动以维护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气候治理领域。在“全球南方”的争取下,2024 年 11 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达成最终协议,发达国家在 2035 年前每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3000 亿美元资金应对气候变化。会议主席穆合塔尔·巴巴耶夫认为,尽管巴库协议可能并不完美,但与 2015 年发达国家在巴黎承诺提供的 1000 亿美元资金相比,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sup>②</sup> 二是人工智能领域。为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2024 年 7 月,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获联合国大会 140 多国决议联署。该决议旨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平等受益,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sup>③</sup> 三是公共卫生领域。在“全球南方”积极推动下,2024 年 6 月,世界卫生大会最终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医疗产品和融资方面的团结与公平,<sup>④</sup>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获取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可及性。

---

① 《RCEP 对 15 个签署国全面生效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开启发展新篇章》,2023 年 6 月 5 日,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2306/54037\\_1.html](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zdongtai/202306/54037_1.html)。

② Mukhtar Babayev, “I’m Glad We Got a Deal at COP29 – But Western Nations Stood in the Way of a Much Better One,” the Guardian, November 2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nov/25/cop-29-western-nations-global-south-brazil>.

③ 王建刚:《联大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新华网,2024 年 7 月 2 日, <https://www.xinhuanet.com/20240702/7e7b6668eadf4738be49cb9b1769a654/c.html>。

④ Kerry Cullinan, “‘The World Has Won’: New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to Protect Against Pandemics Finally Approved,” June 1, 2024, <https://healthpolicy-watch.news/the-world-has-won-new-regulations-to-protect-against-pandemics-finally-passed/>.

#### 四、中国助力“全球南方”构建世界平等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sup>①</sup>“中方……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sup>②</sup>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及关键行为体,中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秩序向平等转型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中国对“全球南方”追求世界平等秩序转型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思想层面:为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提供观念性公共产品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关键行为体,积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平等理念,为国际社会观念和思想变革提供智识支撑。无论是重视“和合文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还是强调“大同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汲取平等理念的思想源泉。作为平等理念在当代的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的超越,推动主权平等原则从只适用于欧美国家拓展到亚非拉所有国家,<sup>③</sup>这一原则蕴含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传统,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sup>④</sup>它着眼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顺应时代潮流,倡导全球协作。<sup>⑤</sup>对西方发达国家固化结构性差异、崇信丛林法则、操弄双重标准行为的思想批判,体现了

① 张宇燕、徐秀军:《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求是》2025年第4期,第50页。

② 《习近平会见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2024年12月10日, [http://un.china-mission.gov.cn/zgyw/202412/t20241218\\_11497101.htm](http://un.china-mission.gov.cn/zgyw/202412/t20241218_11497101.htm)。

③ 吴晓丹:《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南方”的时代使命》,2024年11月25日, [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gdi/2024-11/27/content\\_117571213.shtml](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gdi/2024-11/27/content_117571213.shtml)。

④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8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06/t20240628\\_11443295.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06/t20240628_11443295.shtml)。

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2023年9月26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9/t20230926\\_1115010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309/t20230926_11150108.shtml)。

中国对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秩序的思考。

面对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3 年 3 月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国际社会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sup>①</sup>“三大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通过“三大倡议”,中国追求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打破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间的等级之分,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并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sup>②</sup>与此同时,在地区及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中,由中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和由中国提出的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基本内容的“金砖精神”,从思想层面上批判了逆全球化、泛安全化,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治理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平等尊重、平稳有序、普惠共赢、包容互鉴的全球治理新范式。

## (二) 制度层面:为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通过提出一系列倡议和方案,为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提供了制度性公共产品。这主要体现在以制度保障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主张维护其合理内核,并针对其欠缺之处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行改革完善。<sup>③</sup>

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致力于实现平等有序的国际秩序,坚定支持与维护“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与互助,坚决反对当前盛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一方面,为实现平等的多极化,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携手发展

① 张春:《“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14 页。

② 曾向红、田嘉乐:《“三大倡议”的内在联系及其世界意义》,《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89 页。

③ 石斌:《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20 页。

中国推动对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进行全面、有意义和系统性改革,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方面的参与。通过推动创建和逐步扩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国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为实现有序的多极化,中国推动各国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sup>①</sup>这些举措确保了多极化进程的总体稳定性,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和平、持续地获得更多制度性权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切实可行的路径。

中国积极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构建新型合作机制,为南南合作提供制度性框架,以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传统上,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规则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依赖,使“全球南方”经济体很难打破“经济债务—技术壁垒—政治依赖—主权从属”的恶性循环。<sup>②</sup>一方面,为实现普惠的全球化,中国高度重视区域合作,积极推动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东盟+中国”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践行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通过创设“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空间。另一方面,为实现包容的全球化,中国坚决反对单一化发展模式,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注重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构建。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缩小南北差距,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

### (三) 器物层面:为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推动“两个主张”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器物层面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该倡议通过建设跨国高速公路、洲际

---

<sup>①</sup> 王毅:《王毅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经济全球化内涵》,2024年3月7日,[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3/t20240307\\_11254898.shtml](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403/t20240307_11254898.shtml)。

<sup>②</sup> Gustavo Alejandro Girado, “For the Common Good,” China Daily Global, November 28, 2024,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411/28/WS6747b160a310f1265a1cff8b.html>。

铁路运输、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等,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物理连接,扭转了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西方发达国家苛刻经济合作条件的境况,帮助其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等领域的差距,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国已同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sup>①</sup> 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建项目,助力“全球南方”的经济建设。

为以切实行动彰显推动“全球南方”共同繁荣振兴的坚定决心与诚意,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sup>②</sup> 与此同时,在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自 2016 年以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已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并动员超过 1770 亿元人民币(约合 244 亿美元)的气候变化相关项目资金,<sup>③</sup> 成为气候融资的重要贡献者。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5G 基站、数据中心、跨境陆缆系统等项目。除此之外,中国迅速缩小与美西方人工智能发展的差距,中国初创企业“深度求索”公司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成为促进技术平权和全球合作的强大工具,其开源模式突破了国界和技术壁垒,使得即便是资金和技术专长相对匮乏的国家,也能够平等地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来。<sup>④</sup> 通过不断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带动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致力于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的构建,<sup>⑤</sup> 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

---

① 陈尚文、龚鸣、刘玲玲:《携手周边国家 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25 年 4 月 11 日,第 2 版。

② 闫洁:《零关税: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的中国担当》,《新华每日电讯》2024 年 12 月 5 日,第 3 版。

③ 刘慧:《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2024 年 12 月 12 日,第 3 版。

④ M. Z. Assadi, “China’s AI Roadmap, Industrial Growth and Global Innovation,” The Rising Nepal, March 14, 2025, <https://risingnepaldaily.com/news/58644>.

⑤ 刘雨辰、杨鲁慧:《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第 228 ~ 240 页。

与平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平等秩序的转型与正义实现。

## 五、结 论

随着“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群体性崛起,以及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国际社会的权力格局正经历着“北降南升”的深刻调整与变革。而当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则因以西方为核心的等级制及参与和分配正义的缺失而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面对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权利平等赤字”、“机会平等赤字”和“规则平等赤字”问题,作为塑造世界秩序的关键角色与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抓住结构性权力转移的关键机遇,在规范塑造、制度重塑、全球治理领域等方面以多重路径推动全球平等秩序的构建。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及关键行为体,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平等秩序转型的重要引领者、推动者与贡献者。为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转型,中国提供了观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和物质性公共产品,这些因素有力推动了世界秩序向更加平等的方向演变与转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虽然西方的绝对霸权处于衰落之中,但就其当前的全球金融、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对未来技术创新前沿的控制而言,西方的主导性依然强大,“全球南方”构建世界平等秩序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及利益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其内在的异质性促使一些美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全球南方”的拉拢与分化的力度。因此,“全球南方”究竟能在塑造全球秩序转型方面发挥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南方”国家有高度关注发展问题的共同目标。在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的背景下,为谋求更加和平、稳定和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全球南方”的崛起势必将增强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多极化、普惠性与平等性。